

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第一期中篇小说集

孤独的女大夫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120/1.5
217

邓	唐	张	玲
刚	栋	张	金
夫	李	储	福
赵	叔	德	
本			

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第一期中篇小说集

孤独的女大夫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·贵阳·

责任编辑 夏 凡
封面设计 邹 刚
技术设计 薛 楠

孤独的女大夫

邓 刚 唐 栋 张 玲
赵本夫 李叔德 储福金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2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3.25印张 306千字 2插页

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0,000

书号 10115·576 定价 2.30 元

出版说明

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（前身即文学讲习所），多年来培养了若干著名的作家，为当代中国文坛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。文学院开展的教学活动，实际上是我国当代文学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1983—1985年度的第一期（即文讲所第八期）学员，系中国作家协会的成员或各分会会员。其中不少人入院学习前，已分别获81、82、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他们入院学习，是在各分会推荐的基础上，经过中国作协统一命题考试之后，择优录取的。因此，除了在文艺创作方面已有相当的生活基础和布局谋篇的能力之外，他们在哲学、文艺理论等诸方面亦颇有功底。

本册所选的六部中篇，分别以东北工矿、西北边防哨卡、江浙水乡、闽南城乡为环境，以青年们所关心的恋爱、家庭等为题材，表现了新一代青年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热爱事业、追求进步的美好情操。

(wml/01)

目 录

当我拉紧闸杆·····	邓 刚(1)
雪 线·····	唐 栋(64)
成材之路·····	李叔德(148)
在寂静的河道上·····	赵本夫(218)
这里有死也有生·····	张 玲(291)
孤独的女大夫·····	储福金(374)

当我拉紧闸杆……

我们的工厂很壮观，高炉顶天，烟囱遮日。特别是从工厂大门正面望去，两墩汉白玉似的白水泥门柱威武地矗立在那里；一条宽阔平坦的柏油路直通向工厂的尽头，路两旁列队站立着一排排高大的厂房，车间和各种性能的机械设备，在这些建筑的上空永远是雾气缭绕，电光闪耀；机器一刻不停地转动，轰鸣作响。当你走在这条柏油路上，便能清楚地觉得脚板底下微微地震颤，这就会使你感到一个大工厂的那种巨大的威力和气魄。有时，红色的烟柱喷向空中，这是炼钢车间在加氧化铁；有时，黄色的烟柱升腾而起，这是炼焦炉正在熊熊燃烧。还有灰色的，白色的，从发电车间的锅炉和淬火车间的冷却池里弥漫出来的烟气，这些我全能说清

楚，因为我已进厂三年了。我已经学得象一个老工人一样，稳稳沉沉，从容不迫。在喷烟吐火的高炉前，在轰轰隆隆的车间里，在各种交错飞驰的车辆中间，再也不大惊小怪了。我早已厌弃和甩掉尖细的学生腔，说话时故意放低嗓音，显示出一股老练的粗味儿；而且也能一面叼着纸烟一面干活、说话，一点也不觉得碍事。

但是，在姑娘们面前，我却相反，开始说话结结巴巴和知道脸红了，即使是她们无意地瞟我几眼，我的心也会象揣个小兔子似的直蹦。我已经二十多岁了，是一个开始懂事儿的男子汉了。我早就对我们厂最漂亮的化验员梁晓云抱有好感，这种好感常常使我在下班以后的一些时间里思恋她。不用说我，厂里有很多很有水平的小伙子都喜欢她，这说明她确实值得思恋。

我说过，我们的工厂很壮观，但这壮观却与我毫不相干。我的工作是在越过这些壮观的建筑，一直走到工厂的尽头——西大洼。那儿春夏秋冬都散发出一股呛人的、难闻的霉烂味儿，什么炉渣、煤灰、碎砖、铁屑和食堂里的烂菜叶呀，总之，全厂的垃圾都往这儿倾倒。然而，这个西大洼却很大，它一直伸展到城郊远处的海滩，简直可以称为地图上的一大盆地。尽管工厂每天排出上百吨垃圾，但西大洼还是西大洼。我的工作就是将这些堆得象山一样的垃圾，用铁斗子车推到西大洼，工种名称是运渣工。

我的父亲在这里干了大半辈子，他的功绩是将西大洼填平了一大块地方，这使我们的工厂得以扩大，变得象今天这样壮观。三年前，我兴致勃勃地接了父亲的班走进这里时，差点就没哭出来。我看到烟灰飞涌的工作场地，看到一辆辆肮脏的铁斗子车，看到车轮下面蛇一样伸延到西大洼里面去的钢轨，看到一个个冲

得泥猴一样的运渣工，我所有的、在学校里升腾的那些理想和热情，一下子撞碎在这灰尘弥漫的西大洼里。但后来，我又可怜起我的父亲来。过去，我只知道他是一个有名气的大厂的工人，每天早晨，他从床上爬起，穿上那身老蓝色的工作服，象千千万万个工人父亲那样，挤通勤车上班，没想到却是干这种活儿！我默默地，不情愿地穿上父亲那缀满补丁的工作服，父亲不让我穿新发的工作服，说干这个活儿费衣服，以后有日子穿。然后，我象父亲那样，推动沉重的，满装着垃圾的铁斗子车。车轮在临时铺设的小轨道上（每辆车一条轨道）隆隆地轧着。开始一段路是上坡，所以，铁斗子车老是往后使劲儿，于是，我尽力地倾斜着身子，蹬着轨道中间的枕木，一步一步前进：等铁斗子车缓慢地爬过坡路，却又身子往下一钻，发疯似的朝西大洼里俯冲。这时，我就赶紧跳上车，惊慌失措地握着刹车的闸杆，不时地拉紧它，控制着车的速度，到了轨道的尽头，拔出固定铁斗子的插销，用肩头吃力地顶着铁斗子的一边，哐当一声把它掀过去，垃圾倾泻而下，猛然扬起的灰土把我呛得憋住了呼吸。接着，我又一步一步往回推车……这样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何时才能有个尽头！我心里充满了苦恼和怨屈，我简直不能相信，我那可怜的父亲怎么会在这儿熬过这么多的岁月，而且还往家里拿回好几个奖状！

我一走进工厂的大门，脚步就不由自主地开始加快，因为我不愿看那些威风凛凛的厂房和车间，这会使我更加苦恼。特别是看到一些同我年龄相仿的技工小伙子，我简直就忍受不了！但是，走到挨近西大洼的化验室门口时，我还是放慢了脚步，并侧过头来看一眼那些明亮的玻璃窗。在白油漆的窗棱里面，那些各种形状的玻璃器皿在熠熠闪光，使我看不清里面的人影和面孔，可我清清楚楚地知道，梁晓云正在轻轻地摇着试管，或是伏在光亮的

桌面上做什么记录。她那长长的秀发掖在白色的，护士戴的那种帽子里面，粉红色的面孔被雪白的衣领衬得更加好看。听说厂长办公室里有一个风度翩翩的秘书给她写了一封情书，但梁晓云连看都没看，只是淡淡地说了声：“请你自尊些。”弄得那个秘书好多天没精神头。这件事使我对梁晓云又吃惊又有些怕，但另一方面又很敬服她，连厂长的秘书都不理睬，好样的！这简直象电影和戏剧里演的女主角一样。我甚至觉得很放心，因为这样的姑娘不会轻易地去跟别的小伙子谈情说爱的。但梁晓云对我会爱吗？说起来不怕你见笑，至今我和她的唯一接触，也就是她去西大洼倒垃圾时，打个照面罢了。然而这又怎么样呢，这决不会影响我私下对她的向往。在爱情面前，每个小伙子都是充满自信的，尽管我的工种低下，但丝毫也没有降低我在爱情上的追求。

我毕竟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象千千万万个小伙子一样，有着各种各样美好的想象，当然，也包括对爱情的想象。爱情是什么样子？不用说，是甜蜜的话语，是俊美的面孔，是一种使人振奋和激动的力量。这总是使我想起隆隆冲向西大洼的铁斗子车，不知为什么，当装满垃圾的铁斗子车载着我向西大洼呼啸而下的时候，在一种战栗和稍有点提心吊胆的时刻，我的心胸里却同时又在升腾这种“振奋和激动”，竟想到那美好的爱情。啊，我的肮脏而奇妙的铁斗子车！

运渣工这个活确实苦，特别是在铁斗子车迎风飞跑的时候，那种焦糊的、呛人的、令人作呕的垃圾味儿便会一古脑地灌进你的喉咙里，耳眼里，衣缝里，甚至汗毛孔里。过去父亲下班时，身上总带有这一股味道，妹妹就蹙着小鼻子叫唤：“有味儿！有味儿！……”不愿接近父亲身边。父亲只是温和地笑笑，嗅了几下鼻子，表示没有感觉。我当时也奇怪，为什么父亲对这股明显的

气味竟丝毫没有感觉呢？现在我明白了，那是闻惯了。我不愿象父亲那样，所以，每当下班的铃声一响，我就赶紧跳进工厂那个热乎乎的大浴池里，一直把自己泡透了，然后再用肥皂咯吱咯吱地擦满全身。我完全象洗刷别的什么物体似的，用那份粗硬的劳保毛巾，浑身上下狠命地搓着，灰垢早已掉了，但我还是狠命地搓，我在搓那股气味。即使是这样，在通勤火车厢里，我还是远远地躲着姑娘们，特别是躲着梁晓云，我怕她们闻到运渣工的气味儿。我默默地倚在车厢的晃杵里，整整半个小时的运行时间，我都在用羡慕的眼光看着那些穿戴时髦的技工小伙子和梁晓云说笑。我并不嫉妒和生气，因为那些小伙子都比我强，其中一些炼钢工还和梁晓云有工作上的联系。他们有时和梁晓云争论什么，好象他们炼出的钢种被梁晓云化验错了，梁晓云在尽力地解释，什么这个含百分之多少，那个含百分之多少，很有知识。然而她的解释总是不合那些炼钢工的口味儿，于是，小伙子们又在反问，也是满口百分之多少，百分之多少的，也很有知识。我很愿听他们这些无休无止的争论，这给我一种高雅和极有学问气氛的享受。为此我也很惆怅，因为我在学校念书的成绩不好，如果当真叫我去干那些技工，讲那些“百分之多少”，怕也是个灰不溜的角色。这时，我就对运渣工的活儿有些安然了，而且怀着更加轻松的心情去听他们的对话。当然，以一个年轻小伙子特有的敏感，我一眼就看出这些技工们和梁晓云谈工作是假的，实际上另有目的——这是明显得再明显不过的事了，否则他们为什么不找另外的那些男、女化验员呢？可是，梁晓云却全然不解，她总是认真地分析和解释对方的询问，这使我觉得她更加可爱，还有点为她的认真着急。纯洁的姑娘啊，你就没有意识到，小伙子们的问题是永远也解答不完的吗？梁晓云长得漂亮，这，全厂

公认，但她很正派，举止沉稳，决不风风流流，或说那些歪歪话。现在的年轻姑娘有的真要命，也敢象一些小伙子那样，张口闭口“妈个×”，真叫人受不了！我们班长对梁晓云的评语是“这个闺女规矩”。

在我们这个机声隆隆，烟尘滚滚的工厂里当上穿白大衣的化验员，那是很了不得的，其地位的等级完全可以和一个科室干部相比。因此，化验室里的姑娘们都很知道自己的价值，她们走路的时候，步伐格外轻盈，白大衣的下摆迎风飘舞，活象一只只白天鹅。在工厂里，光凭脚步就能断定一个人的工种。炼钢工的步子是散慢的，沉重的，他们故意将烟熏火燎的牛皮靴在路面上踢踢沓沓，拖着，蹭着，以显示他们刚刚在喷烟吐火的战场上大干一番，很累的；电工们走路则不同了，很有精神，而且身子老是一个劲儿地往上纵，似乎要离开地面，因为平常日子他们屁股上老是挂着一串刀子、钳子、扳手之类，沉甸甸地往下压，所以走起路来总是一翘一翘地往上使劲儿；搞机器安装和检修的技工们走路也挺神气，胳膊朝两面支楞着，身子一横一晃的，那意思，这些轰鸣作响的机器全是我干的！干部们走路很明显，步伐沉稳而平缓，肚腹微微腆起，目光放得很远，给人一种高瞻远瞩而责任重大的感觉。我们运渣工的步子是什么样呢，那可最难看了：由于两只脚总是吃力地斜蹬着枕木，时间长了就形成八字步，要是再长得胖一点，象我们班长那样，走起路来，干脆就象只肥鸭子，跩跩跩跩的。我很注意这方面，决不让这种低下的劳动习惯改变我的姿势。为此，我走路总是尽力端正身姿，脚步迈得均匀而整齐，除了干活，其余的时间，我极力保持自己不象一个运渣工。

只要梁晓云干白班（化验室是三班制），她总要拎着一铁撮子

垃圾来到垃圾场。她那雪白的大衣同我们这些灰蓬蓬的工作服成了显明的对照，更使我们觉得自己低下和肮脏。但她是一个，而我们是一群，于是，我们就洋洋得意，一个个歪站着，斜立着，咧嘴撇舌地笑她，似乎她才是灰蓬蓬的。梁晓云脸红了，不知该把铁撮子里的垃圾倒哪儿，要换别人，早就把铁撮子随便朝地上一扬了事，反正到处都是垃圾。但梁晓云老实，觉得不应该乱倒，她们的垃圾也干净，都是些白纸呀，亮晶晶的碎玻璃管呀，倒在黑乎乎的地上也出眼。我们都愿欺负她这个老实姑娘，便故意大声吆喝：“往车斗子里倒！”我们的铁斗子车沿着一条条轨道排列着，梁晓云端量了一下，似乎要选一个她满意的车斗子，按理说，从化验室方向往这边走，大刘的车排在头里，最近，梁晓云应该往大刘的车斗子里倒，可她却不，总是多走几步，倒在我的车斗子里。这使我暗暗地激动起来，这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喜兆，难道梁晓云是随随便便地乱倒吗？当然，也许是不和大家一样笑她，也许是我的斗子车干净。我总爱把斗子车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象大刘那样把车斗子弄得脏乎乎的，我总觉得不舒服。以后，梁晓云象是认识门似的，老是往我车里倒垃圾，我暗暗欢喜。谁知这个细节却被老成世故的班长注意上了，他咧着嘴笑道：“你小子有桃花运，人家白大衣看中你了！”我脸红了，忙争辩。这下班长更乐了，原先他只是拿我开开心，看我认真，他心里倒明白了点什么，并赶快转过话，去说大刘：“看你那个丑样，也不讲究讲究，人家白大衣连垃圾都不愿往你车斗子里倒！”惹得大家哄笑一阵，都不注意我了。大刘却毫不在乎，说：“不倒更好，我还轻快点！”

大刘长得确实不俊，大鼻子大嘴，大眼珠子往外鼓，乍一看很吓人，看常了，还能习惯点儿。他今年三十岁了，还是光棍一

个，我有时暗暗替他发愁，就看他这副尊容，再加上这个低下的工种，恐怕这辈子也休想讨上老婆了。大刘不愁，常咧着大嘴笑：“一个萝卜一个坑，老天爷早晚给配一个！”

我觉得我要是大刘，活着可真没劲儿！

象往常一样，梁晓云小心地踩着软绵绵的垃圾土，一步步朝我这边走来。我赶紧跑过去，接过她手里的铁撮子，不让她再往前走，免得冲一身灰。倒完垃圾后，我把铁撮子递给她，我看见她的手很白。我决不是有意看她的手白不白，而是她的手实在太白了，几乎和白大衣一个色！但是这一次，梁晓云接过铁撮子并没有马上走，而是很注意地看了我一眼，突然问道：“你家是不是在马栏桥那边住？”我吃了一惊，她怎么会知道我家在那儿住？马栏桥是和我们工厂相反方向的那一头，远得很，交通极不方便，上班得乘电车，汽车和通勤火车，横穿我们整个城市，从这一端到那一端。父亲退休后，每逢年节，工厂的领导便去走访一次，一下吉普车，领导们便对父亲说笑话：“太远了，简直象出国一样！”我心里想，你们坐吉普一直开到了，还觉得远，可我一天换六遍车，两个来回呢！在我们厂，再也没有比我住得更远的了。

我不明白梁晓云为什么问我这个遥远的住址，不禁发愣地看着她。她微笑着说：“我们家也搬那儿去了！”

“那可太远了。”我答应着，并想起我家旁边盖了好几栋十二层大楼，说是给工程师和知识分子盖的。我知道梁晓云的父亲是一个大厂的工程师，很有学问。我的心里不禁又有些悲哀，因为我想起我们之间又多了一些差距。

“你从家里到厂里得走多长时间？”

“一个小时二十五分。”

“哟，那么快呀！”

“如果从咱门口到火车站那段路通车，还可以快！”

“那段路真长，我得走半个多小时。”

“我走二十分。”

梁晓云微笑着走了，她对我这种男子汉式的、干练的答话觉得挺有意思。

一俟梁晓云走回化验室，伙伴们便轰地涌过来。

“嘿，你小子真有能耐，这么一会儿就泡上了！……”

“有门儿！只要再下点功夫……”

伙伴们七嘴八舌地围着我开心，连老实憨厚的大刘也跟着凑热闹。

班长喝道：“干活了！干活了！”他第一个哐当哐当地推动了铁斗子车。

仅仅一宿，电机车运来的垃圾就堆得象小山似的。我们吭哧吭哧地干一整天，把这座垃圾山填进西大洼，第二天，又照例堆起了一座山，真是无穷无尽！我们开始将装满垃圾的铁斗子车推得咕噜咕噜响，虽然已经过了十月，天气还挺热，还没等干活，就被从高炉那边拉来的热炉渣烤得冒汗。班长拖过来水龙带，哧哧地往炉渣上浇水，激起一片片白气，这一大堆垃圾就象一座烟气缭绕的火焰山。但是，浇湿的垃圾却增加了重量，推起来就格外沉。轰轰隆隆，十几辆铁斗子车在轨道上，乌龟似的爬动。我们全都是一个姿势，向一边偏着脑袋，用肩头顶着铁斗子，脚后根死死地蹬着一格一格的枕木，一步步向前推进。听说头些年，我们厂的干部们一犯了错误，或是被列为“打倒”对象时，便发配到这里劳动改造，厂里的一二把手在这里干过好几年呢。听班长讲，他们在这里干活，闻着发霉的气味儿，淌着汗流，往往感慨地说：“过去不知道工人干活这么苦，要是有一天再当领

导，一定先改造西大洼的劳动条件……”但是他们一旦官复原职，坐在厂长的圈椅子上，三天半就忘了西大洼。这也难怪，给厂里挣钱争光的地方还是那些高炉和车间。西大洼再苦不属于重点，不值得下那么大的本钱。但有时，领导还是很记得我们的。比如，我们到仓库领劳保保护具时，那个老是爱发火的仓库保管员总是瞧不起运渣工，对我们横眉竖眼，不愿发给我们皮制的手套。班长再三向他解释：布手套两天半就磨破了，而且能被炉渣烤焦了。

“不满意找厂长提意见去！”保管员哼了一下鼻孔，他明知道厂长不会管几副手套的小事，却故意刁难。

班长一赌气，领我们上厂长办公室。厂长办公室的秘书（就是给梁晓云写情书的那位）一闻我们身上这股气味，就如临大敌，吓得直往外推我们。厂长在里面听说是为了手套的鸡毛蒜皮小事，也不耐烦，传出话来：“找劳保科解决去！”劳保科和仓库是一伙的，一个鼻孔里喘气儿，找他们等于零！班长一急，隔着门缝大喊一声：“厂长，我们是运渣工！”这一声果然灵，厂长立刻从里面套间办公室走出来：“哦，是老班长呀！快进来坐……”当厂长听说仓库发给我们布手套时，火了，当即给秘书下令：“马上给仓库挂电话，以后运渣工的手套全发皮的！”厂长又和颜悦色地转向我们，并伸出已开始发胖的大手，笑道：“当年就是皮手套，还给我弄了个大疤哩！”他高高地举着手，很自豪。

秘书故作吃惊地说：“厂长，你也干过运渣工的活？……”

其实全厂谁不知道厂长那段遭遇，这秘书真会装腔作势地拍马屁，怪不得梁晓云烦他！

厂长又大声笑着：“岂止干过，当了好多年的走资派呢！其实呀，干干活也不错，看我现在胖的，什么病都找上来了！”

“我也胖呢，不在这个……”班长陪着笑，挺高兴。

“你胖的是肌肉，我胖的是脂肪，不一样！”厂长拍了班长的肩头一下，说：“老班长，以后我瞅空还给你当伙计去！哈哈哈……”

班长率领我们得胜回来，很得意，一路上直说厂长有良心，我们都点头称是。

但有时厂长说话也伤我们的自尊心。厂里技工车间有些小伙子调皮捣蛋，厂长就在大会上吆喝：“要是再不好好干，就送到西大洼去！”

我们尽管不满意运渣工这一行，常常骂自己这个那个的，但听到别人说我们个“不”字儿，心里就不舒服。西大洼怎么了？西大洼也是建设社会主义，不是劳改队！厂长的话却使下面会场的人嘻嘻地笑了。我感到受了莫大的污辱，忙偷偷去瞅梁晓云一眼，她正在看什么书，聚精会神，没听见厂长的话，也没有笑。我的心情这才感到一些安慰。

我们的铁斗子车推过了那段坡路，开始向下俯冲。大刘第一个放车——他总是第一个！别看他形象笨拙，摆弄这铁斗子车，动作却干净漂亮。他敢全速放车，那铁斗子车轰轰隆隆地一路飞冲下去，车上的炉渣和煤灰往后拉出一道白烟。这时，大刘弓腰偏身歪着头，贴在那股滚滚飞舞的白烟下面，灰尘一点也挨不着他，那姿势就象电影里演的骑兵镗里藏身似的。等那车眼看快开到轨道的尽头时（这时是很危险的），只见大刘憋足一口气，猛地立直身子，顶着呛人的烟灰，右手拉闸杆，左手拔插销，那铁斗子在这突然减慢的车速中，带着向前飞冲的惯力，“噼隆”一声翻过去，炉渣飞泻而下，一点渣渣都不剩，全倒在西大洼里。大刘的这一招班长也会，他们俩遥相呼应，就象表演杂技一样。西大

洼侧面是厂外的一条公路，来来往往的行路人有时也看呆了，一个个情不自禁地喝起彩来。

我却没有这两下子，当铁斗子车跑得太快时，我就觉得小肚子发空，有一股气儿往胸口上提，因此我就不得不赶紧拉闸杆，减慢速度。班长有时在后面喊：“笨蛋，再近一点儿！……”然而我不敢，我老是怕连人带车一齐冲进西大洼里。当我慢慢地把车停在轨道的尽头，吭哧吭哧地用力去掀翻那沉重的铁斗子时，班长跑过来，鄙夷地朝我撇嘴：“比你爹差远了！你爹那两下子……唉，后来者居下！”我心里想，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，反正我也不愿干这一行，你嫌我不好，把我开除了，我还要感谢你呢！

大刘看班长训我，干得更来劲了，还故意在车斗子自动翻过去的一刹那，“嗨嗨”地叫唤两声。幸夸还有一些伙伴们和我一样是笨蛋，所以也就不觉得什么了。但有时化验室的姑娘们来倒垃圾时，我们这一伙“笨蛋”们就现了原形，任凭大刘在那里耀武扬威。如果是梁晓云来，我更受不了。我有时也偷偷试着练几下，但不行，尤其是拉紧闸杆，铁斗子还没什么感觉时，我自己倒差点翻过去，惯力使我重重地撞到铁斗子上，好疼！我不敢吭声，装做一点事儿也没有的样子，免得大家嘲笑我。倒掉垃圾后，我急速地往回推车子，再练。经过几次比试，我才感到，我把这一行看得太简单了，这不仅是个胆量，而且还得有技巧。就为了在姑娘们面前显示一番，下大苦功去练，那可太不值得了！再说，你就是显示一番又有什么用呢，还是个运渣工！

每天早晨六点半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刚开始广播，我就拎着装饭盒的手提包从家门迈出去。这是经过我严格计算的：二十分钟走到有轨电车站，乘十分钟有轨电车，再换乘十分